

罗家欣与朱丽叶

少年中國學會叢書

莎翁傑作集

第六種

羅蜜歐與朱麗葉

田漢譯

民國十三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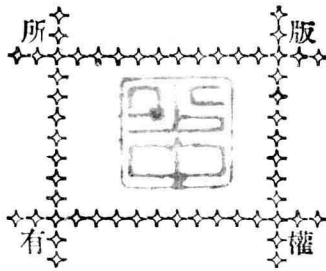
上海中華書局印行

民國十三年四月三日發行
民國十三年四月三日發行
民國十七年四月三日發行

少年中國學會叢書
莎翁傑作集
羅密歐與朱麗葉(全一冊)

定價銀六角

(外埠酌加郵匯費)



譯者

田漢

發行者

中華書局

印刷者

中華書局

印刷所

上海靜安寺路二七七號
中華書局

總發行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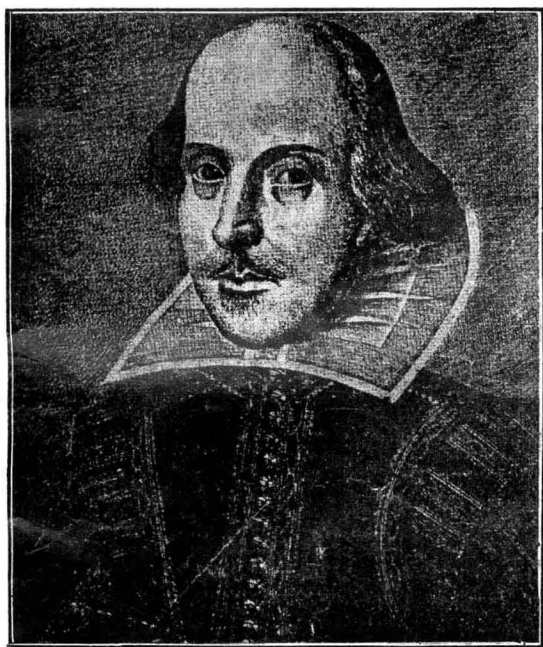
上海棋盤街

中華書局

分發行所

北京天津保定石家莊張家口濟南
青島南京徐州杭州安慶蕪湖南昌
九江漢口武昌沙市長沙衡州常德
成都重慶福州廈門廣州潮州汕頭
雲南一陽奉天吉林長春新加坡

中華書局



莎士比亞造象

莎士比亞最可靠的肖像,1623年出版的“第一兩開本”
(First Folio)的封面所載。



羅蜜歐與朱麗葉

AN
EXCELLENT

Conceited Tragedie

OF

Romeo and Juliet

By

William Shakespeare

translated into Chinese

by

Shou-Chang Tien

1924

The Young China Association

人 物

愛司卡辣斯，威挪那公。
 捫理斯，一少年貴族，公爵的親戚。
 孟泰格 } 屢代相仇的兩家底主人。
 嘉普列特 }
 嘉普列特的叔父。
 羅蜜歐，孟泰格的兒子。
 麥邱灼，公爵的親戚，羅蜜歐的友人。
 彭福柳，孟泰格的外甥，羅蜜歐的友人。
 泰伯爾特，嘉普列特夫人的內姪。
 蘿蓮斯長老，佛蘭西斯派的僧人。
 約翰長老，同派的僧人。
 巴爾札塞，羅蜜歐的僕人。
 撒姆森 } 嘉普列特的僕人。
 格侶歌黎 }
 彼得，嘉普列特的另一僕人。
 阿普拉罕，孟泰格的僕人。
 生藥舖的主人。
 三個樂師。
 合唱隊。
 捫理斯的侍者；另一侍者，一官吏。
 孟泰格夫人。
 嘉普列特夫人。
 朱麗葉，嘉普列特的女兒。
 威挪那市民；兩家的族人；假裝跳舞者；
 衛兵，戍卒，侍從等。
 地點——大部分在威挪那；祇第五幕在曼
 都亞。



羅蜜歐與朱麗葉

說明者登場

說明者

本劇單述繁華的威挪拉，
有兩個聲威相等的世家，
由舊怨產出新讎，
弄得市民的手互染市民的血花，
天教這兩個讎家的肚裏，
降生一對薄命的情人；
他們那顛沛可憐的失敗，
葬了他們的生命和他們父母的紛爭。
他們這一段殉情的慘史，
和他們兩親不斷的憤慨，
除非他們兒女之死纔肯罷休，
便是現在敝劇場兩點鐘的買賣：
諸君若是以忍耐的耳朵清聽，
此地有什麼缺點我們當然竭力改正

〔退場。〕

第一幕

第一場 —— 威挪拉.大街上。

撒姆森和格侶詞黎——嘉普列特家的家人——攜劍盾登場。

撒 格侶歌黎，聽我說，我們決不可受他們的辱。

格 當然不，否則我們豈不成了賤骨頭嗎。

撒 我是說，祇要我們的脾氣一發，就要抽出來。

格 不錯，你沒有死以前，總得從頸圈裏抽出你的頸來。

撒 我若激發了氣，立刻就要和人家廝殺。

格 要激起你和人家廝殺可不容易。

撒 那怕孟塔格家裏的一隻狗都可以激發我。

格 激昂不過吵鬧一會，要和他對打纔算好漢：所以，你若是激發了氣，你一定逃起跑了。

撒 他家裏一隻狗都可以激起我和他對打。我不管是男子也好，女子也好，但凡遇着孟泰格家裏的人我都要打得他上天無路入地無門。

格 這就表示你是一個軟弱的奴隸；因為要極軟弱的纔被人逼得無路可走。

撒 這個不錯；所以女子，因為是軟弱的器皿，總是受逼的一

第一幕 第一場

——那麼我要掀翻孟塔格家裏的男子，還要叫他家的女子上天無路。

格 可是這種爭鬪祇關我們兩家主人和我們這些男僕的事。

撒 那是一樣的，我要做一個殺人不眨眼的魔王：我打敗他家的男子之後，還要虐待那些使女；我要砍掉她們的腦袋。

格 那些使女們的腦袋？

撒 對哪：那些使女們的腦袋，或是她們的「處女頭」Maiden-heads（即處女膜）；這隨你怎樣解釋。

格 那要看受的人覺得怎樣。

撒 我祇要不死，包管他們要嘗嘗我的利害；人家都恭維我是一塊好肉哩。

格 幸喜你還不是魚；你若是隻魚，一定是一隻不中吃的鱉魚。喂，抽出劍來；孟太格家裏的人來了。

亞布納罕和巴爾色撒登場。

撒 我的武器抽出來了：你去找他們吵；我來做你的後援。

格 什麼！你要轉身跑嗎？

撒 你放心。

格 哼；我有一點靠你不住！

撒 我們不要把口實給人家；讓他們先動手。

格 我過身的時候把眉頭皺一下，看他們怎麼樣表示。

撒 哼，看他敢怎麼樣，我還要對他們咬我的大指頭；若是他們忍着不問，便是他們的恥辱。

〔兩方對走過來，撒姆絲對他們咬指頭。〕

亞 朋友，你那大指頭是對着我們咬的嗎？

撒 不錯，我咬了我的大指頭。

亞 是對着我們咬的不是？

撒 〔對格傍白〕我若說是的，道理也在我們這邊嗎？

格 那就不合道理了。

撒 朋友，不是的，我並沒有對着你們咬大指頭，朋友；我不過咬我的大指頭罷了。

格 你要和我們鬧嗎？

亞 和你們鬧！我並沒有這意思，朋友。

撒 你若有心和我鬧。我就來奉陪；我也不弱似你。

亞 也強不過我罷。

撒 那麼，朋友。

格 快說「比他強」：那裏來了一個我們主人的親戚。

撒 不錯，我比你強些，朋友。

第一幕 第一場

亞 你撒謊。

〔彭福柳登場。〕

撒 你若是一個男子，就抽出劍來。格侶歌黎，莫把你擅長的那幾下忘記了。

〔兩人鬪起來。〕

彭 都不要動手你們這些蠢東西！〔打掉他們的武器〕你們曉得什麼；快把劍收起來。

〔泰伯爾特登場。〕

泰 什麼，你居然在這些卑劣的家奴中間抽出劍來嗎？朝這邊，彭福柳，看我來取你的命。

彭 我不過叫他們不要鬧：你把劍收起，或者拿來幫我分開這些人。

泰 什麼話，抽出劍來說和？我頂討厭這種話像我頂討厭地獄，孟塔克全家，和你這種人一樣。招架些，你這怯漢！

〔兩人也鬪起來。〕

兩邊各來了好一些人和他們一起廝殺，不一時有許多市民各攜棍棒登場。

市民1 拿棍棒的，拿鈎鐮刀的，拿劍的！打！打死他們！打死嘉普列特家的人！打死孟塔克家的人！

嘉普列特，着寢衣登場，嘉普列特夫人隨上。

嘉 還是鬧什麼？拿我的長劍來！

嘉夫人 拿拐杖來，拿拐杖來，您怎麼要劍呢？

孟塔格與其夫人登場，

嘉 我是說要拿劍來！老孟塔格來了，他還舞着劍來挑撥我哩。

孟 嘉普列特你這惡棍！——不要扯着我；讓我去。

孟夫人 您若想和他對敵那麼一步也不要動。

公爵率其侍從登場。

公 你們這些好亂的臣民，平和的仇敵，把鄰人的血染在鋼鐵上的褻瀆神明的東西，——他們不聽話嗎？什麼！你們這些人，這些想拿血管裏流出來的紫泉激消那惡毒的怒火的禽獸，——你們若怕刑罰的痛苦，趕快把你們那鮮血淋漓的手裏的兇器丟在地下，靜聽你們盛怒之下的公爵的宣言，——老嘉普列特和孟塔格，由你們兩人幾句無聊的口角，引起了三回內爭，把我們街市上的平和擾亂了三次，使威挪拿的故老捨掉他們莊重的裝飾品，(拐杖)把在太平無事中間生了鏽的古劍拿在他們的手中，來調解你們這生了鏽的仇恨。你們此後若再有騷擾街市的事情，就把你們生命來賠償平和的損失。這次，其餘的人都走開；

第一幕 第一場

嘉普列特，你可同本爵去；孟塔格，你今天下午可到老自由山我常去的那裁判所來，本爵對於這案子還有處分。——一再曉諭你們一回，怕死的，都給我走開。

〔公爵及侍從人等；嘉普列特，及其夫人，泰巴爾特，市民，及僕人等以次退場。

孟 誰又新把這舊日的爭端惹起來的？——你說，賢甥，這亂子發生的時候你就在場嗎？

彭 我到這里來以前，您的仇家的用人早和您家裏的用人苦鬥着：我抽出劍來分開他們；恰當那時候烈火似的泰巴爾特，仗着劍跑來了；他一面口出不遜之言，一面舉起劍照我砍來，却砍一個空，空氣一點也沒有受傷，祇嚇……地對他發了一聲冷笑。我們正你一刀我一劍殺着的時候，兩邊的人越來越多，各人幫着各人那邊打，一直打到公爵來了，纔把兩邊的人分開。

孟夫人 哦，羅密歐在那裏？你今天看見他沒有？他沒有參加這次的亂子真是萬幸。

彭 舅母，當太陽還沒有窺東方的金窗的前一點鐘，一種鬱悶的心情驅起我到外面走走；在城西一帶無花果樹的林子底下，看見你的兒子那樣早就在那裏散步。我朝他走去；可是他不願近我，早躲入密林裏去了：我，拿起我自己的

感情來測度他的，當時我也正想找一塊極冷寂的地方，便祇揀我喜歡的地方走去，沒有去找他，他樂得逃我，我也樂得避了他了。

孟 好幾早晨有人在那地方看見他，以他的眼淚增大新鮮的朝露，以他的深深的嘆息，叫朝雲上添更多的朝雲：但一到活活潑潑的太陽，在那極遠的東方開始撒婀羅拿（司曉的女神）牀上羅帳的時候，我那憂傷的兒子便從光明裏逃回家來，一個人把自己鎖在房裏，關起窗戶，擋着和美的陽光不許他進來，自己製造一種人工的黑夜。若不早想好法子除去他的病源，這種怪癖一定會生出不祥的結果來。

彭 舅舅，您知道他的病源嗎？

孟 我不獨不知道而且也無從知道。

彭 您曾用什麼方法去細問過他沒有？

孟 我自己也細問過他，又請許多的朋友去問過：但是他，他祇和他自己的感情打商量，他對自己——我也不知道到底怎麼樣——他對他自己瞞得這樣緊緊的，任人家怎麼樣探聽，怎麼樣查考莫想曉得半點真相，好像一枝花蕊她的嫩葉還沒有迎風，嬌顏還沒有朝日之前早被妒花的蟲兒吃的似了。我祇要知道他的憂愁之所由生，不惜把我所

第一幕 第一場

曉得的一切方法來醫治他。

羅密歐，遠遠地登場。

彭 看，他從走那裏來了：請兩位老人家走開；那怕他怎麼樣拒絕我，我也要尋出他的憂鬱的原因來。

孟 惟願能因着你聽出他的真正的告白。——來，夫人，我們去罷。

〔孟塔格與其夫人退場。〕

彭 早呀，表弟。

羅 今天還早嗎？

彭 剛打九點鐘。

羅 阿——阿：憂愁的時間，鬍鬚要長些哩。剛纔急忙走了的是我的父親嗎？

彭 正是舅父。我且問你，有什麼憂愁延長了羅密歐的時間呢？

羅 因為沒有得到那種可使時間短縮的東西。

彭 你愛着什麼女子嗎？

羅 不——

彭 不愛她了嗎？

羅 我愛她，她不愛我。

彭 阿呀，這愛神看去很溫和實際上却這樣暴虐這樣粗魯嗎？

羅 咳！愛神雖然蒙着臉可是不要眼睛也射得中他的目標！我們到那裏吃飯去？〔朝四面看〕啊呀！這裏鬧什麼來？不過你也不必告訴我，我都聽見了。這種吵鬧固然與仇恨有關係，但是與戀愛的關係更大：這簡直是一種吵鬧的戀愛！親愛的仇恨！無中生出來的有！鎮重的輕浮！嚴肅的虛榮！秩序井然的雜亂無章！鉛製的鴻毛，雪白的煙，冰冷的火，衰病的健康！清醒的睡，是的非！我好像一面感着這種愛一面又感不出什麼愛一樣。你不笑我嗎？

彭 誰笑你，表弟，我反要替你哭哩。

羅 良友啊，爲什麼呢？

彭 因爲想起你心裏的苦痛。

羅 實在這都是愛神的惡作劇。我自己的憂愁已經使我的心裏受不了；你還要繁殖一些，使我的心裏更痛苦了：你對我表示的這種情愛，實在於我自己過多的憂愁上更添上許多憂愁。戀愛是嘆息的氣水積成的濃煙；精煉起來，便成了情人眼裏的火花；壓榨起來，便使海水因情人的淚雨而增漲：此外還是什麼呢？是頭腦極明晰的瘋癲，是苦煞人的黃連，是甜煞人的蜜。表兄，少陪了。